



青春微凉书系

是谁在耳边低声私语？是死神，也是亿万个世界里最爱你的人。

私语者

SI YU ZHE

宛童◎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宛童

九十年代生人，家里蹲。

信奉自由。

擅长虏人灵魂的特殊故事，
以出人意料的情节见长，风格百
变。

迄今为止发表作品已逾百万
字，短篇作品散见于《男生女生》
《南风轻逸读本》等多家杂志，曾
出版《青鸟的虚像》《白色风车》
《梦与爱丽丝》《人偶王子无眠
夜》等多本畅销小说。

意美汇文化
荣誉出品
青春微凉书系

《逆光夏花》 林易南 著



异世界催泪天使林易南，带你翱翔于逆光之夏。继《夏恋天使》《天国里的许愿树》《小时光》后，化身强势泪之弹，势要燃点全世界最伤痛的爱恋……

《叶落忧然》 林易南 著



校园纯爱偶像林易南带来2011年最催泪、最偶像的饕餮盛宴——《叶落忧然》。

《菩提花开又花落》 木槿初 著



戏剧才女史上最极致蜕变。
万千读者燃情期待，年少时光里最纯澈的故事。

《年华正未央》 陈慕颜 著



华语文坛“畅销Star”陈慕颜，拉开青春帷幕，上演大城小爱。
90后女生演绎一段悲壮的青春史诗，谱写花样时光里唱不尽的未央歌。

《少年蓝橙怪奇事件簿》 舒绘 著



千万读者疯狂守候，舒绘2011年金钻级华丽新作。
跨越巅峰的文字召唤，重磅打造动漫魔幻新纪元。

《私语者》 宛童 著



亚洲轻小说之“最”，文字惑术师宛童，引你走进迷雾深重的魅惑之门，为你诠释全宇宙最盛大的真爱。

策 划：意美汇文化
责任编辑：王大伟 李丹
封面设计：七七工作室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ISBN 978-7-80680-977-8



9 787806 809778 >

总定价：100.80 (共六册)

小说阅读网



欢迎访问意美汇文化官方网站：www.yimeihui.cn

《青春微凉》书系 04 《私语者》宛童 著

私语者

文/宛童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私语者/宛童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 5

(青春微凉书系/姜颖主编)

ISBN 978-7-80680-977-8

I. ①私… II. ①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66353号

青春微凉书系

私语者

主 编	姜 颖
作 者	宛 童
责任编辑	王大伟 李 丹
封面设计	七 七
版式设计	张 超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文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 数	720千字
印 张	84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77-8
定 价	100.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公司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50000

目 录

起点.....	1
「Ventidue」谋杀死亡.....	2
「Diciannove」音之城.....	5
呢喃・歌音.....	5
私语・浅音.....	21
呼啸・忙音.....	44
断点.....	69
「DICIASSETTE」砂之城.....	70
栌染・恋砂.....	70
郁金・流砂.....	87
若草・哭砂.....	103
接点.....	126

You're my destiny.

——你是我的命运。

起点

“‘你是谁？’——她曾经问我不止一次。”

少年的手拂过光滑如镜的玻璃平面，嘴角挑出一个笑来，他面对的只是一面橱窗而已，并不是镜子，橱窗后面的人却像镜中的他那样，别无二致。他伸手去按住隔着玻璃的少年的脸，以劈开的架势从上到下划下去，停在对方心脏的位置。

对面的少年弯起眼睛，静静的笑容更像是不着痕迹地嘲讽，他伸出手来，以同样的姿势按在他胸口。

“你怎么回答的呢？”

“我说我是凉暮。她却总是把我当成你。”这边的少年虚起眼睛，眼中闪过一丝狠劲。

“你本来就是，或者说我就是你。”对面的少年十分好脾气地望着他，明明是笑盈盈的，可给人感觉却莫不清楚他的真实情绪，“我们都是另外世界的伏葵而已。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世界的唯砂了只是幻影。毕竟属于我们世界的唯砂了已经死了。”

“幻影？你真的这么想？”

“如果你爱他，想让她摆脱悲哀的命运的话，就杀了她。”

“不用你重声。不过不管看多少次，我还是讨厌你。”

“看见另一个自己总是不那么舒服的。”对面的少年垂下眼，淡金属色的眸子里依旧在笑，“22岁，19岁，17岁……”

“她却依旧没有想起来……啊，你那张虚伪的脸看起来悲伤极了。”

对方的声音轻轻地飘过来：“你又为什么在哭？”

“你觉得，杀了一个你挚爱的人，最痛苦的是她还是你？”

对面忽然就没了声音。

“我只是想停止这个被诅咒的命运，你是最了解我的，因为你也这么想。”他淡淡地抬起眼，眼中一片荒芜，“毕竟我们是那样地爱着她。哪怕是被命运强迫的。”

“她却可以选择不爱我们。”这边的少年接口到，“是啊，季夏，这多么不公平。”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我们选择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就被停止了，停留在了永远地十七岁，像幽灵那样。”

“我不甘心。”

“我们都不甘心，可是……”

两边的少年对视了一眼，最后的话都没有说出口。

我还是自私地奢望着，希望她能爱上自己。

“我是那么地爱你啊……”

只有自己能听见的私语。

「Ventidue」谋杀死亡

——斩断轮回反复的你的物语，你偏离的命运。

“请问，唯砂了是不是住在这里？”

阿婆抬头去寻找声源的时候，就看见了那个少年。天光从尽头的木窗里透进来，打在水泥质的地面上是一片虚虚的白色的影。

少年站着的位置正好逆光，冷金属色的光线擦过少年的轮廓，使他看起来整个人都被光侵蚀了。

“请问，唯砂了是不是住在这里？”

似乎是怕阿婆没有听清楚，少年又重复了一遍，他侧了侧脸，于是侵蚀逐渐加剧。

就在这时，阿婆看到了他的眼睛。他的瞳色很淡，似乎微微地蒙了一层雾气，柔和了原本因颜色而显得锋利的眼神。

少年弯了眼，柔软地笑着，笑容里的温柔不多不少，几乎是恰到好处。

“找唯砂了？”阿婆眯起眼睛，想把他看得更明白一点。现在的年轻人啊，总是让人猜不到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他礼貌地点点头。或许是因为举动连同表情都太过完美，反倒给人一种疏离的违和感。

“……你不知道吗？”

“请问，发生了什么事吗？”

阿婆冲着对门努努嘴：“你说的那个唯砂了啊，以前就是住那儿的。嗯，挺古怪一个小丫头，不过平时人倒还不错的。”

眼底划过一抹复杂的情绪，少年的眉宇渐渐蹙起：“为什么您用的是过去式？”

“她死了，今天早上被发现的。”阿婆上下打量着少年，“死的还不止一个，还有个年轻的男人。说起来……”

她慢慢地盯住少年的眼睛，“那个秀气的小子跟你的眼睛颜色很像……虽然我这么问有些对死者失礼——不过你跟唯砂了是什么关系？”

然而他却错开了话题。

“请您务必，尽可能详细地把发生了什么告诉我。”

死者是在更早一些的时候被发现的。

晨练的老人经过楼下时，看见有人倒在地上。老人好心地想扶他起来，走近之后却发现他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

似乎是从楼上失足跌下来的。老人当即报了警，警察来之后逐一询问了小区里的人，唯砂了对门的阿婆证明这个跌下楼的男子在前一天曾向她问过唯砂了的住处，于是警方锁定了跟男子关系最大唯砂了。

“现在回头一想，”老人似乎在斟酌着字句，缓缓道，“那个叫葵的年轻人也十分有礼貌，和他说话的时候总会有种被尊敬着的感觉呢。”她笑了笑，似乎也觉得在陈述的过程中

加入自己的评论有些别扭，于是继续说起来。

无论怎么叫，唯砂了也没有开门。警察们觉得蹊跷，于是强行撬了门锁，进去之后看到的场面于敲门时不详的预感刚好吻合。

那名叫唯砂了的女子倒在地上，手里握着半杯已经洒得差不多的水，身旁是散落的大剂量的安定。

法医立即鉴定了两人的死亡时间和死因，警方又找来了证人，很快地得出了初步结论。

唯砂了，22岁，女。大量服食安眠药自杀而亡。

伏葵，22岁，男。坠楼全身粉碎性骨折，颅骨破裂，出血而死。

在事发之前两人发生争执，争执之中，名叫葵的男子不幸坠楼，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后，唯砂了因过度的悲愤服药自杀。

沙发上还有大量的新鲜泪渍，足以证明她情绪崩溃，哭过很久。

“您说他们发生过争执？”

“他们当时吵得声音很大，你估计也看得出来，这个小区的房子都是老房子，隔音效果不怎么好。”

“您都听见了？”

“是啊。”阿婆叹了一口气，“当了几年的邻居，我从来不知道唯砂了那丫头可以激动成那样儿，虽然我没看见，但那声音就跟指着葵小子的鼻子骂似的，‘一切的错误都是你造成！’她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唉，真不知道年纪轻轻有什么好闹的，估计也就是为了爱情死去活来……”

少年不着痕迹地打断了阿婆的话，“您说已经和唯砂了当了很长时间的邻居了？”

“大概也有三年多了吧，刚开始的几个月那孩子不像是现在这种死气沉沉的样子，似乎是受了什么大的打击，性格突然就变了。那丫头似乎得了什么病，每个月有几天都会看不见，那个时候我就过去照顾她一下，这么说来好像昨天也是她看不见的日子……”

她忽然停住了话头，然后猛地朝前走了几步，直到换到了有光线可以清楚地使她看到少年容貌的地方。

阿婆揉了揉自认为昏花的眼睛，再细细地把少年的脸端详了一遍。

忽然就被自己脑海中惊现出的想法吓得无法说出话来。

为什么已经察觉了，却不肯去注意到呢。这个少年，这个前来找唯砂了的少年……

她可以肯定，不是她年老眼花。她可以肯定，如果坠楼而死的伏葵再年轻几年，绝对和眼前的这名少年长得一模一样。

似乎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复制的，就连笑起来的弧度，都别无二致。仿佛死去的伏葵，就是眼前少年时间的延伸。

如同被一盆凉水从头泼到脚，阿婆终于问了出声。

“你——到底是谁？”

从方才说话起停滞下来的光的侵蚀，在这一刻再度开始。

少年并没有回答。

他依旧微笑着，精致的温柔背后，一抹冰冷的悲凉漫溢而出。

他只是笑。

笑痕里每一个情绪都如此精准无误。

——跟恰到好处的温柔相契合的，恰到好处的荒芜与悲伤。

「Diciannove」音之城

——那些由无数声音构筑而成的你的国度，是由无数声波纠结而成的新的枷锁。

呢喃·歌音

1

从唱第一首歌起，唯砂了就注意到那个人群角落里的少年了。他静静地站在沸腾的人群里，专注地望着舞台的方向。前面歌迷们的手臂不断地挥动，遮住少年藏在阴影中的脸。

如此的自发而成的公演已经是第四次了。作为一个非专业乐团，能聚集起这么多的粉丝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足见乐团的成员们下了多大的功夫。

演唱的歌曲内容已经过半，人群已经达到激动的顶点，一连几首快歌下来，唯砂了汗流浹背，却被观众的热情感染，情绪更加兴奋。

接下来的一首慢歌，唯砂了示意了一眼乐队的其他成员，前奏缓缓地响起。

在唱出歌词之前，唯砂了最后望了一眼让她很在意的那个少年，少年似乎也注意到了她的视线，微微偏一偏头，弯眼露出笑容。

在灯光的作用下，少年的原本浅色的眸子呈现出剔透的深紫，宁静的气息似乎与喧闹的会场格格不入，却又意外地没有生硬的违和感，仿佛他也是狂热的粉丝之一，只是狂热的方式更加安静而已。

唯砂了定了定神，开始唱歌，在这同时，她打定了一个主意。

开场到安可曲，观众的气氛节节高涨，乐团完成了至今为止最成功的一次公演，在宣布结束的时候，还有很多歌迷不肯离去，久久地徘徊在作为演出场地的城市广场上。

唯砂了迅速卸装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前台找那个少年，果然如她所想，少年还没有离去，似乎很早就察觉到了她的意图，正坐在广场的长椅上，含笑望着她跑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聚集的人群也渐渐散去了。唯砂了跑到少年面前停住，忽然觉得自己的行为十分卤莽，甚至连要说的话都没想好，就这么跑了出来。

霓虹与灯光的蒸腾下，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地雾气。

那个少年在雾气中轻轻地踱过来，那样精确而柔软地眼神，如同已熟知百年千年。

倒是对方先开了口。

“很棒的歌声。”

公演结束的关系，很多灯光都熄灭了。少年的眼睛恢复了本来的颜色。那是一种很稀少的浅色，淡得似乎蒙了一层清冷的雾气。

少年大概是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神却是和年龄不相符，比一般的同龄人多了一丝看不透的悲伤。

唯砂了早在前几次公演的时候就注意到了。

这个少年每次公演都会到场，然后一言不发专注地聆听，最后在结束时静静地离去。每

一次望着自己的时候，都会露出这种让人奇怪的眼神。

他总是薄薄地笑着，笑容里包含了似乎没有谁能做到的，精确到分毫不差的温柔，不多一分，不少一分，给人一种微妙的安心感。与温柔相契的，是温柔的背后是同样精确分量的悲伤，两种情绪完美的融合，就仿佛天生如此。

若说他是死忠的歌迷，这种安静的氛围完全就构不上狂热的资格，可他却像是真的很喜欢她的歌声，每到她唱歌的时候，他眼里的雾气就会渐渐浓烈，直到变得恍惚。

所以唯砂了在无数的歌迷之中留意到了他，留意之后更多的不解又接踵而来。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我的歌，歌迷的喜爱是对歌者最大的奖励。”唯砂了说了一句很官方的客套话，对方含笑扫过视线来，让唯砂了觉得自己有些虚伪。

明明他已经衷心地称赞了自己，而她的回答似乎有些过于敷衍。

她改口：“我记得你每次都会来看我们的公演，作为乐团的主唱，我真的很高兴……啊，不是客套话，我是说，看到有这么喜欢自己的歌迷，让我很开心。”

她还想说什么，同伴的呼喊声远远地传过来，唯砂了把接下来的话咽回肚子里，对少年摊开手来。

“嗯……接下来呢，我们乐队的几个朋友要举行一场庆功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嗯，就一起去吧，还可以见到乐队里其他的人。”她吐了吐舌头，“嗯，虽然由我来说会比较奇怪啦，可是站在歌迷的立场考虑一下，这应该是个不错的邀请对吧？”

“请一定让我去。”少年的回答跟他的笑容一样温和，让人舒服。

唯砂了揪了一下头发：“那个，虽然你知道的一定比我的自我介绍要详细得多……那个，嗯，我叫唯砂了。”

“我知道的。”他像所有资深歌迷那样露出对偶像了如指掌的表情，勾起嘴角，“叫我季夏就行了。”

“季夏？跟你很称的名字呢。”

少年依旧笑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她用对待陌生人的语气称赞他的名字时，浅色的眸子里涌上一微悲伤。

“……谢谢。”他像所有的粉丝那样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躬。

“你等等。”搞怪的铃声响起，唯砂了掏出手机接了个电话，之后合上手机盖，转过头来对季夏裂开嘴，“餐厅已经订好了，跟我来。”

2

餐厅距离城市广场没多远，大概五分钟的路程。到了餐厅的时候其他乐团成员已经等在那了。唯砂了招呼季夏跟上，然后一一地重新开始做介绍。

“阿肯。”

被唯砂了叫到的年轻男子裂开嘴，朝季夏挥挥手。他是乐团的贝司手，染着夸张的红色长发。

“左道。”

站得最近的少年拍了拍季夏的肩膀。

“嗯……连晓。”

唯砂了指指正提着道具走过来的男子，冲他扬了扬拳头，“不是说你先来的吗，怎么我们都来了你才到？”

连晓抓了一下头发，有些气恼地一一瞪完了同伴，才叹一口气说：“你们倒是先到了，说起吃饭一个比一个快，道具都忘了拿……”

“好啦好啦，你不就拿过来了吗。”阿肯大咧咧地拍了下手，

“哼。”

“不要生气了嘛，连晓大帅哥，今天是高兴的日子嘛。”

“……那孩子是谁？”

冷场了好一会儿唯砂了才发现连晓在问自己，于是把季夏从身后推了出去。

“这孩子叫季夏，被我挖掘出来的最忠实的歌迷哦，别看他不开话的样子，其实我们每一场公演他都来了的哦！鉴于如此铁杆的歌迷实在难得，我就邀请他一起来庆功宴了。”

在唯砂了介绍的时候季夏一一地对成员们点头致意，规矩的样子弄得阿肯不自在地脸红了，左道用肩膀挤了阿肯一下，阿肯盯着季夏，脸由红变紫。

“阿肯看上季夏了。”

“胡、胡说！我只是觉得他眼睛的颜色很特别……”

“你是混血么。”连晓看了一眼笑嘻嘻的唯砂了，转头问季夏。

少年摇摇头，也看了唯砂了一眼之后，把视线停到连晓身上。几秒种之后，连晓微微皱起眉，移开了视线，之后才听季夏说，“你也很特别啊。”

连晓飘开的视线又落了回来。

那边左道和阿肯还在东拉西扯，阿肯红着脸追着左道围着剩下的三个人转圈，左道嘴里嚷着“脸红啦脸红啦，解释就是掩饰，脸红就是证据”，像只猴子一样灵活地跳来跳去，气得阿肯一边大喊“抓到你就揍死你”一边挥舞的拳头追打。

连晓眯起眼睛。

似乎是没有察觉到对着自己而来的锐利视线，少年弯起眼睛露出一个乖巧的笑容，朝唯砂了那边靠过去，淡色的瞳仁溢出柔软青涩的气息，微微在连晓身上一转，不留痕迹地收了回去。

唯砂了作为调解人介入阿肯和左道的临时战场，季夏也很自然地掺和了进来。

“你们还要不要吃饭了，干脆绕着餐厅跑个一百圈回家算了！”佯装生气的唯砂了用自己的身体分开打来打去的两个成员，接着季夏出场，两人一人一个到把战斗分子隔离。

被隔离开的左道还不死心，话题又转到了调解人身上，在唯砂了和季夏之间扫了一转，撅起嘴：“嘁，砂了姐跟季夏默契度真高，明明才第一次配合……啧啧，难道说是夫妻相哦。”

“喂，明明你比我大干吗还叫我姐折我寿？万年娃娃脸小心被人贩子拐去卖哦！还有啊……”

“左道，你说过分了哦。人家正牌还在这儿，你就开始乱点鸳鸯了哈。”阿肯趁机挣脱唯砂了，如愿以偿地敲到了左道的头。左道抱着头痛呼一声，嘴里冒出一串接一串的恶毒诅咒，阿肯听得黑了脸，又一拳头敲下去。

唯砂了有些有些尴尬地朝连晓看过去，后者大度地拍了拍她的头，又亲昵地拈掉她头上一截线头。

“卸装时候毛巾留下的痕迹吧。”连晓笑。

那边惟恐天下不乱的左道已经同时吹气了口哨，尖着声音学着歌迷的叫法：“哇哦——连晓大帅哥——”

还没叫完，又被阿肯一拳头砸下去。

“你们是情侣吗。”季夏含笑问，“我也听歌迷内部传过的，今天算是亲眼见到了呢。”

他就像是一只被早已设定好程式的人偶，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甚至是偏头的那一微弧度，都完美得让人找不出任何的缺陷。

或者说，那种完美甚至到了可怕的地步。

明明毫无威胁性的，温和的笑容，不知道为什么，让连晓觉得有些烦躁。

“货真价实的情侣哦！黄金搭档哦！砂了姐已经是连晓哥的人了，小季夏不要打砂了姐的主意了哦。”左道跳过来冲季夏挤眼，“所以说还是找阿肯吧，阿肯多有范儿——噉！我表扬你呢你干吗还打我！”

阿肯殴打完左道，拉了拉连晓，“喂，都站在门口干吗，进去啊，点菜去啊，再等下去人家都快关门了。”

季夏一弯眼。

3

点菜的时候气氛有些僵，大概是有些不习惯乐团成员内部庆祝的时候有外人来吧，左道被警告之后收敛了许多，一向是活跃气氛关键的阿肯都只是闷着一张脸不时地瞟一下坐在唯砂了旁边的季夏，而唯砂了另一边的连晓更是只盯着上来的开胃菜，不知道在想什么。

原因是进包间的时候左道多嘴问的一句话。

“喂，我说小季夏，你不要什么时候都挂着一副人畜无害的笑脸啊。我问问你啊，虽然说你是砂了姐的歌迷，但对我们其他成员呢，有什么感觉？不会你只饭砂了姐吧？”

左道应该是想让季夏说“整个乐团我都很喜欢的”，话已经问得如此露骨了，可季夏还是没有顺他的意，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然后左道就睁大眼睛：“哗，果然是冲着砂了姐来的！砂了姐最近对小男生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了！喂喂喂，那你对砂了姐呢，仅仅作为一个歌迷的憧憬还是——”

本来是想开个玩笑活跃气氛的，但一句话下去，气氛更加糟糕。

季夏似乎连思考都没有，毫不犹豫地给了最确定的答案。再加上那副微笑着的表情，让除连晓在外的所有人都睁大眼睛。

“我喜欢她，很喜欢。”

愣了大约有两秒钟，连晓豁达地笑起来，伸手拍拍少年的肩膀：“被情敌当众摆一道的感觉真不错，”他笑得露出一排贝壳白色的牙齿，“虽然你的表白足以证明砂了的魅力，可是当着我这准男友的面似乎有点不择时机吧。”顺道给了季夏一个“同志还需努力”的手势，打了一半，连晓停住动作，冷下脸来。

季夏说：“连晓哥哥长得很帅，真的很帅，一定有很多人喜欢的呢。”

这句话是连晓打手势之前说的。

然后季夏又说：“……但也只限于很帅而已——连晓哥哥的特别之处。”

于是连晓的手僵住了，生硬地放下来，轻挑了下巴，虚眼盯住少年。季夏却像是没有注意到连晓的不满，用一种礼貌温柔的语气继续把话说完。

最后季夏说：“所以我只喜欢唯砂了的歌，因为她的歌声里是有灵魂存在的。连晓哥哥虽然外貌出众吸引了很多粉丝，但他是乐团里最大一个败笔……一个没有才能的键盘手，会毁掉所有人的努力。”

连晓握紧了拳头。

唯砂了赶紧给季夏使颜色，少年带着笑，诚意十足地躬下身：“对不起。”

直起身子的时候朝连晓飘去一个若有若无地笑容，少年眯起眼睛，眼底却没有任何笑意。或者说——那是轻蔑的，盯住猎物的眼神。

而那身诡异的“对不起，”总觉得就是一根露骨的刺，刺到连晓最忌讳的地方。

乐团成员除了唯砂了这个唯一的异性之外，连晓的长相是最拔尖的。或者说，和很多人相比，连晓的外表都是非常出色的。由于帅气的外型加上爽朗的性格，他一个人身上几乎聚集了粉丝群的大半数。连晓的外型和亲和力是他的资本，他一直认为这是他强于所有人的地方。

而今天忽然被一个小男生毫不留情地当众讽刺这一点，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季夏说出那番话的时候虽然也是用了万分礼貌的语气，可背后藏的意思连晓几乎是瞬间就听出来了。

键盘手没有才能，博取人气是靠脸。

偏偏还不能对那张微笑诚恳的脸揍下去。他或许是无意间说出来的，这个年龄的小男生大多说话不经大脑，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可是当连晓接触到那双浅色的眸子时——

他再次烦躁起来。

……那种毫无攻击力的软软的眼神，恰恰就像最锋利的针。

唯砂了拉着季夏有些生气地交代了些什么，连晓没听清楚，只是看见少年不断地颌首，依旧是那副清淡的，温和的样子。

如同不着痕迹地挑衅宣战，让人火大。

4

菜还没上齐，连晓就搁筷子说他吃饱了。

“主角都走了还庆什么庆？”阿肯不高兴地嚷嚷。

连晓摇头：“我还有事，真的。你们先吃吧。我得赶时间，本来就是要提前走的……”

“连晓大帅哥不给我们面子难道也不给砂了姐留面子？”

听到提到自己的名字，正在把虾往碗里夹的唯砂了筷子一抖，虾落到盘子外边。唯砂了看了看连晓，又看了看盘子外的虾，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连晓见状叹了一口气，重新拿起筷子给唯砂了夹虾，可筷子还没够到盘子里，另一只筷子动作更加迅速地拈起虾放到

唯砂了的碗里。

唯砂了转头就迎上了少年的浅笑，季夏放下筷子，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动作，只笑眯眯的对唯砂了说了一句所有歌迷都会说的话。

“恭喜今天的公演成功。”

找不到任何破绽。

连晓蹙紧了眉。

唯砂了看了看虾，又看了看脸色阴沉的连晓，之后把季夏的虾放回他的碗里。

“谢谢你，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已经吃饱了，抱歉啊。”

“没事的。”季夏笑了笑，淡色的瞳仁绽开柔软的光，他再次拾起筷子，慢慢地把那只虾吃下去。

唯砂了注视着吃虾的少年，他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都可以用衡量道具量出来，标准精确得一丝不苟，完美到了病态的地步。

不知怎么的忽然就觉得这种精确让人觉得有一丝别扭。

唯砂了移开目光：“连晓？”

“他刚出去了，叫了你一声你没回，看上去在生闷气。”左道手托腮，“砂了姐你不厚道哦。”

“他走了？”唯砂了站起来，“什么时候？”

“就刚刚。大概一分钟以前。”

唯砂了对大家道了歉，连忙追了出去。

毕竟把季夏带到成员内部的庆功会里来的是自己。所以她也没有权利过多去指责季夏的权利，可是至少不能让连晓误会了。虽然把季夏一个人丢在包间里也有点不妥，不过……

在心里衡量了一下，还是连晓比较重要。

唯砂了跑出餐厅，却不见连晓的人影。又问了迎宾小姐，在确定连晓已经走了之后，唯砂了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转回来，刚抬头就对上季夏的眼睛。

少年站在门的旁边，一瞬不瞬地望着自己。一直以来眼底迷蒙的雾气消失不见，冷淋淋的视线让唯砂了脸上硬是挤出来的微笑有些挂不住，干脆冷下脸朝季夏走过去。

还没开口，就被他抢白：“他走了。”

“嗯。”有点摸不清他到底想要说什么。

“你看起来在生气。”

“没有。”

“你在生我的气。”少年歪起头，盯住唯砂了的嘴角，“你明明在生气。你在气我说话没分寸，让你男朋友提前离开。”

他说话就跟他的表情同样一针见血，同样准确到不留情面。唯砂长吐一口气，松了松肩膀，扯下官方虚伪脸，恨恨地剜他一眼。

“没错，我生气了。换别人一样会生气。谁愿意在本来该开心的时候听那些扫兴的话？虽然啊，你说你是我的粉丝，可你说过的话真的让我很为难。”

“为什么说是本来该开心的时候？就像你也认同我说的话，但又必须命令自己‘一定要